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
责编：潘旭涛 邮箱：hwbjzb@126.com

中国脱贫传奇②

走进四川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——

云端上的脱贫路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“那么小的娃娃上学要走这么难的路，哪个家长不心疼？”

说是“悬崖村”，其实是一个村民小组，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，是狮子山脚下阿土列尔村的勒尔社。63户村民，住在海拔1600多米高的半山台地上，从下面仰看，上去的路就像挂在悬崖上一样，所以得了个名字叫“悬崖村”。

悬崖村有年头了，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是昭觉县派到村上来支援的干部，一待就4年多。据他估算，至少600年前，彝族的先祖们就找到这个地方定居下来，虽是悬崖顶上，可土地肥沃，气候巴适。

悬崖村那么高，几百年来怎么上去？

帕查有格跟记者讲了三条路：

一条是顺着山下的峡谷向上走，但夏季和雨季，古里拉达河水涨得很高，人过不去，即使是枯水期也有危险，经常有飞石滚砸，是猴子和岩羊寻食时擂下来的；

第二条是从后山另外两个村绕过来，路不算陡，却很绕，来一趟要走六七个小时，太远了；

第三条就是藤梯路，由土路和17条藤梯组成，不好走，可是近啊，大家走得最多，本地村民一般花1个半小时能爬上来。

17条藤梯拉在最险的路段，要想上去，只能手脚并用地爬，一边是窄窄的山路，一边是紧挨大峡谷的悬崖，吓死个人。

过去，娃娃们到山下的小学上课，都得爬藤梯，那么小的娃娃要走这么难的路，哪个家长不心疼？

拉博家只有兄弟俩，之前原有5个哥哥姐姐，生下来没多久就都夭折了。

“听爸说，哥姐是生病了没及时送去医院。还有我嫂子，生娃难产，我们背着她往山下走，嫂子在路上就断了气，留下的娃也只活了8个月。”

“我叔叔早年来过这，他形容是‘猴子待的地方’。”帕查有格说。他在悬崖村爬了一年多藤梯，问村里人：是想搬出去，还是原地修条路？

“祖祖辈辈住这，地里产苞谷，山上能放羊，搬出去说不定还不如这。”很多村民有顾虑。

“我年轻时在3个地方讨过生活，只有到悬崖村，算是不挨饿，我不搬！”一位70多岁的老人态度硬蛮。

议来议去，还是希望修条路。

可是，钱呢？修路的人呢？

2016年，悬崖村的出行难问题受到广泛关注，州里和县里拨来100万元，为村里修钢梯。州县干部也常来悬崖村，帮着解决困难。

接着是找施工队，从西昌、成都找到重庆、云南，没一家公司肯干，都嫌活儿险。村里人一跺脚：自己修！

某色苏不惹年纪轻，有力气，是修路队员，记者问他搬钢管啥感受，他说：“愿意得很呐，一来对村里是好事，二来也能挣点工钱。”

“1.5米的钢管，背一根工钱10块，6米的每根60块。路远的，工钱还高些。”帕查有格说。

苦干了几个月，2556级钢梯修成了，近6000根的钢管，足足有120多吨。村民抢着走上去，比谁速度快。

爬山能手拉博，上山纪录半小时，下山15分钟，发个小视频，点赞一大片。

10月下旬，记者沿着这条钢梯，一步一步爬上悬崖村，用了3个半小时。

钢梯稳不稳当？

记者试了试，发现钢架深深扎进岩壁，咋推都不动。每级台阶由两三根钢管组成，踩上去一点不来回滚，钢管之间的接榫也焊得牢，只要握住扶手，稳当得很。

2017年，拉博结了婚，大女儿出生时，他提前就把妻子顺着钢梯送下山住进县医院。现在，刚满两个月的儿子也是在县医院出生的，大人娃娃都平安。

“国庆节前家里还有40多只鸡，过完节就剩下15只了”

钢梯修了，路好走了，悬崖村就富了吗？

真不一定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好在村里头脑灵光的不少。

42岁的某色曲日，就是一个脑子活络的返乡创业者。

十七八岁时，他连句普通话都不会说，最远只去过昭觉县城。后来，因为不想守在山上种一辈子土豆，他第一个外出打工。20多年间，某色曲日跑过西昌、广东，干过保安、厨师、流水线工人，还把村里的年轻人带出去一些。

某色曲日经常想家。2017年，悬崖村修钢梯的消息传来，他一听就来了劲：“政府帮扶力度这么大，还是回家有干头！”

回村做啥子？见过世面的某色曲日对村民说：“祖祖辈辈都种土豆、苞谷，收成本来就一般般，再背下山运进城，我不信能卖得过外面的人！”

“不种土豆和苞谷，还能种什么？”村民不服气。

“村里以前试种过三七，说明这能种得活。”

“你说种三七，你会种吗？”村民翻他白眼。

其实到底咋种，某色曲日也没数。他叫上个伙伴，跑到云南的三七种植户家去学技术，第一趟就碰了一鼻子灰，人家一看他俩糙头土脸的，懒得搭理。

一趟不行跑二趟，他们穿戴得干干净净，再把情况一五一十讲清楚，终于打动了人家，教给他们种植技术。

会种还得有地，在村里帮衬下，某色曲日组成农村合作社，流转了六七亩坡地，搭起大棚，在网上学了新的滴灌技术。现在，他种的三七拿到了成都一家公司的检验证书，乐意参加的村民也越来越多。

种核桃、花椒、药材，养山羊、蜜蜂……村里人学某色曲日，各找各的致富门路。

旅游也是一门好生意。

深秋的川西南，暖和得很，天天都有游客来悬崖村爬钢梯玩。

老谭来自西昌市，爬钢梯爬出一头汗，索性把上衣脱下，边爬边跟同伴互相招呼着“当心”。他们前一天傍晚上山，在村里住了一宿。

“钢梯爬得哪么样？”记者问。

“还要得嘛，爬上来太不容易了呦。习总书记都挂念悬崖村，我们也想来看看嘛。”

“昨晚住得哪么样？”记者问。

“屋里头收拾得蛮干净的，住一晚再加两餐饭，我们两个人才花了200多块钱，太值喽。”

27岁的俄木以伍，是嫁进悬崖村的一位外来媳妇，她家就能做农家乐。

过去，靠地里种点苞谷、土豆、黄豆，再种点青菜，也见不着啥子外人。如今游客一拨接一拨，全冲着钢梯来的，北京、深圳、成都、重庆甚至外国的游客，她都接待过。

今年国庆节，俄木以伍想歇歇，没主动揽生意，可“自己撞上门来的游客，都让家里头挣了两三千块”。

正聊着，她家的鸡扑腾飞过，俄木以伍告诉记者：“国庆节前，家里还有40多只鸡，过完节就剩下15只了，卖给游客吃喽，矿泉水都卖掉了4箱。”

村里开起8家小卖部，山上办了农家乐，山下有了苞谷酿酒作坊。几乎家家户户墙上都刷着“小卖部”三个字，挂二维码，微信支付省心得很。

帕查有格估算过，来村里的游客，每天都有四五十人，多的时候几百人也是有的，好多村民把房子腾出来搞民宿。俄木以伍家没有多余的房子改成民宿，但是提供睡袋和帐篷，她笑：“搞不懂哦，有的客人就喜欢晚上这样在外面看星星。”

“现在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多，越想让娃多念点书”

山高路险，悬崖村在互联网上却成了“网红”。

拉博、某色苏不惹、陈古吉……这儿的网红都挺有名。

有关悬崖村的视频里，钢梯最热门。

拉博出名早，粉丝多。这个彝族小伙曾是个放羊倌，现在做视频，当导游，还上过新闻联播。他拍钢梯、拍悬崖，近来又开始拍云海、拍日出，条条视频受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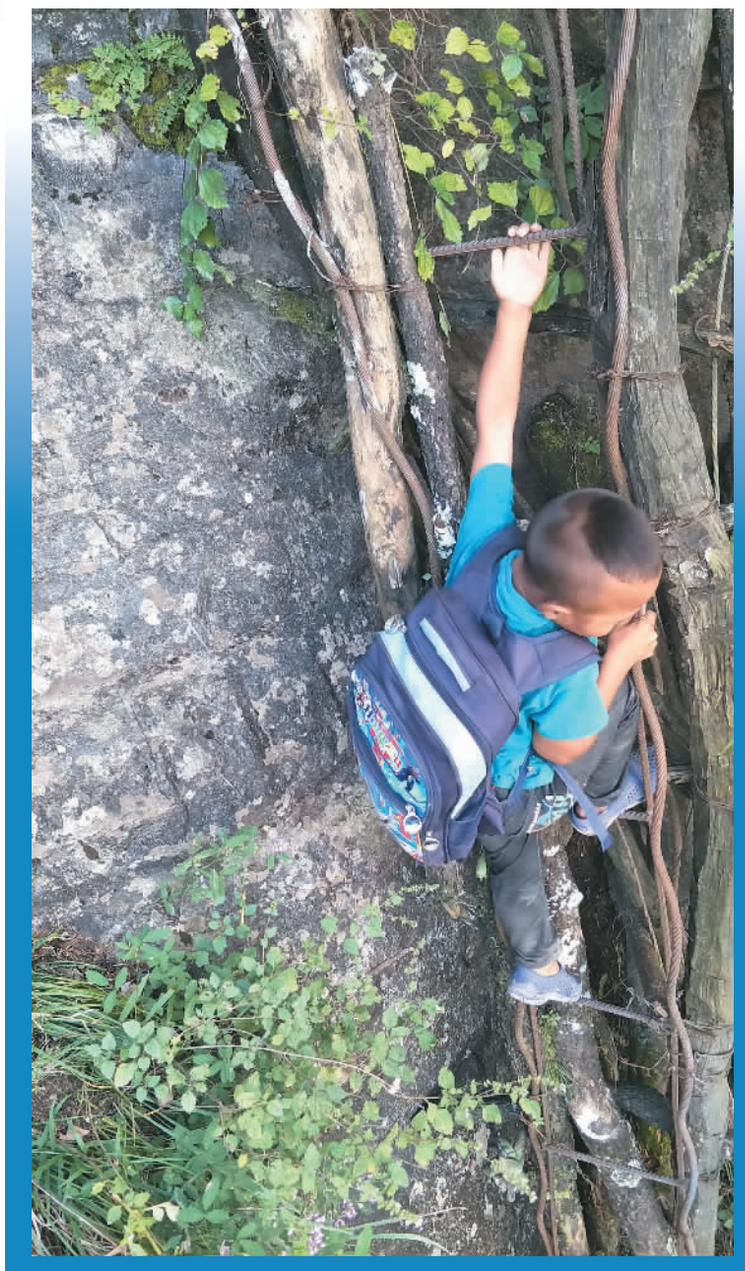
9月29日，拉博拍了村民们站在钢梯上，挥舞着小国旗唱红歌，配乐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五星红旗在大山深处飘扬，钢梯上的歌声也在大凉山深处回响。

“我最初的梦想是村里能通路，等建好钢梯后，又学习了攀岩，现在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很牛的教练，保护好每个来悬崖村的客人。”

别看拉博这么火，开头也不顺。信号差是个难题。2017年6月，悬崖村建成了通信铁塔，互联网自此为悬崖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。

刚直播那会儿，村里人不理解拉博在对着手机讲什么，说他“像疯子”。现在，全村人都爱用自拍杆，直播在悬崖村变得很平常，许多短视频的浏览量都达到几十万人次。有了微信，野蜂蜜、山核桃能卖到全国各地。

某色苏不惹今年25岁，是村里另一个“网红”。



左上图：过去悬崖村的藤梯。 拉 博摄
右上图：村民陈古吉和娃娃们在新修的钢梯上玩自拍。 陈古吉供图
左下图：悬崖村的幼教点。 本报记者 叶晓楠摄
右下图：村民拉博观赏悬崖村的日出。 拉 博供图

从OPPO手机开始，某色苏不惹换了好几部手机用于直播。在一个视频中，某色苏不惹背着一台洗衣机顺着钢梯往上爬，足足有上百万的点击量。

直播中，老有人问拉博：为啥子他们不离开村子？

“我们村在这里世代相传住了几百年，早就适应了环境，这边除了交通难，其他什么都还好。”

拉博从小穿梭在峡谷、溶洞、藤梯间，最喜欢山顶的大平台，那里冬天可以看到雪，傍晚站在平台上远望，群山在云中时隐时现，美得像幅画。

有了钢梯，有了互联网，悬崖村的人惦记念书的事。

过去，只有少数重视教育的村民愿送娃上学，“现在大家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多，越想让娃多念点书”。

事实上，钢梯修成，村里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原先交通不便，特别小的娃上小学前多半是跟着父母生活，没地方学普通话，上学后想取得像样的学习成绩，得花几倍的努力。2016年，山顶的村民小组里新设了幼教点，3到5岁的娃娃都可以免费入学。2017年，中国电信还给幼教点配了一套远程网络教育平台。

下午3点多，从昭觉县城来当老师的甲拉曲洗在教20多个娃娃用普通话唱“小星星”的歌，平时，娃们在这学说普通话，画画、写字、做算术、看动画片，中午免费吃饭，然后在小床上午休。

年满6岁的娃就下山了，到山脚的勒尔小学读书。

为了让娃娃们少上下山，勒尔小学实行寄宿制，只在彝族年等重大节假日和寒暑假放假，其他时间全部住校，每年爬山回家的次数减到过去的1/10，父母们平均每隔两周下山来看一次娃。

这所村小的条件不逊于县城学校，每间教室都有多媒体设备、电扇、饮水机，还开通了网络教室，与县城优质小学实现了远程在线教学。

不止一位村民对记者说：政策好，娃娃们念书，家里都不用出钱，对党和政府要讲声卡莎莎（彝语，意即“谢谢”）。

某色苏不惹说：“就恨自己当年不好好上学，我三个娃可要多读书，再大点到县里上中学，多学本事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

陈古吉有6个娃，老大老二已从勒尔小学毕业，在县城里读初中，小学时她俩成绩特别好，在班上能排前三名，现在到了县城，俩娃学习勤奋得很，英文书写也相当工整。

在陈古吉的算盘里，底下几个小的也要加紧念书，有了爱心人士的资助，他想让娃们尽力考上大学。

站在悬崖顶上，也能连接世界。帕查有格对未来还有不少设想：

除了钢梯之外，将来打算修一座可供人乘坐的索道，这样，不管是村民还是游客，都可以很方便地进村，连钢梯都不用爬了；

正在给村民设计新房，打算买些砖瓦把土房子改造一下，盖成有彝族特色的砖瓦房，配套一个洗澡间，房间除了一部分自家人住，留出一部分做农家乐，朝向都对着大峡谷，云雾缭绕，游客肯定喜欢；

除了民宿，村里还在勘探周边的山洞，大家盘算着，要发展山地攀岩度假、森林探险休闲等新业态，打造悬崖村的旅游品牌……

11月20日，彝历新年开始了，外出的村民都回来过年。

怎么庆祝？

“杀头猪呗！”俄木以伍有些腼腆地说。

很多村民跟她一样，日子美了，感觉每天都像过年。

记者手记

盼更多的『悬崖村』走出新路

对悬崖村，外界的人看了第一眼，往往是惊叹：太险了！下一句话紧跟着就是：既然这么难，为什么不搬出来？

这样的疑问，记者曾有过。事实上，当记者来到钢梯底下，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梯子时，也心里打鼓腿打颤。

经过一整天的采访，记者发现，这里土地还算肥沃，冬暖夏凉，村民吃住基本有保障，与其他一些极度贫困村比起来有一定优势。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交通方便些，如果搬出去，一方面舍不得祖辈传下的老家，另一方面也担心不如眼前的耕作条件。

悬崖村有几百年历史了，想当初，自给自足、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，符合那时人们的需求。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，这种封闭的生存状态已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步伐。如今的悬崖村，更希望融入山下的社会、山外的世界。

悬崖村的故事，折射出大凉山扶贫的急与难，也成为观察中国精准脱贫的一扇窗口。记者在村子里看到，虽然交通状况仍有待改进，但村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村民让孩子求学的愿望、年轻人与时代同步的渴望都十分强烈，也开始主动探试新的生产生活方式，脱贫致富的劲头越来越足。

全面小康路上，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家庭都不会被忘记。随着脱贫攻坚战深入推进，政府不断加大对贫困山区投入，着重解决像悬崖村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。相信有各方大力支持，更多“悬崖村”将走出自己的新路，在2020年圆了脱贫梦。